

援越抗美

第五輯

美国使館“飞天”記



I239.6
/6/5A

219574

5

10213

132/5

援越抗美演唱材料

第五輯

美国使館“飞天”記〔三句半〕.....	• 1 •
两个美国佬〔小活报剧〕.....	• 3 •
再見吧，北去的列車〔小詩剧〕.....	• 6 •
俩老汉看比武〔表演唱〕.....	• 19 •

I239.6

46/5A

美国使館“飞天”記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僮族自治区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第一号
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13/16 字数：13 千字

1965年6月第一版

196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250册

統一書号：T10113 • 319

定价：(5) 八分

美国使馆“飞天”记〔三句半〕

区农村文化工作队

第二队集体创作

甲：打起鑼鼓鬧喧天，

乙：我們来把捷报传，

丙：美国駐南越大使館挨爆炸，

丁：冒烟！

甲：一顆炸彈炸得巧，

乙：美国大使館飞上九重霄，

丙：一百六十八个大坏蛋，

丁：报銷！

甲：还有四十几个家伙又哭又叫，

乙：高鼻子被炸成紅辣椒，

丙：嘴歪眼缺脸开花，

丁：熱鬧！

甲：副大使被炸得乱蹦跳，

乙：滿脸鮮血去把电话搖：

丙：“总统先生，我要馬上回去！”

（众：干什么呀？）

丁：“治疗！”

甲：約翰遜全身打冷顫，

乙：咬牙切齒把副大使喊：

丙：“老弟，你把我的老本輸完，

丁：混蛋！”

甲：副大使撅起嘴巴把話讲：

乙：“总统莫笑我出洋相，

丙：你来西貢試試看，

丁：照样！”

甲：消息传遍了五湖四海，

乙：全世界人民笑顏开，

丙：龙州菜刀切蘿卜，

丁：痛快！

两个美国佬〔小活报剧〕

朱世光 苏 叔原作

肖 晓改编

〔先打一阵象耍猴戏一般的锣鼓，接着甲乙身穿美国兵服装，从左右两侧惊惶地矮步跑上。〕

合：我俩就是美国佬，

头发长来鼻子高，

要问真名和实姓，

让我自己来介绍：

甲：我叫西瓜皮，

乙：我叫电灯泡，

甲：名字不好听，

乙：全是上帝造。

甲：我是飞行员，

乙：我是步兵要放哨。

甲：总统把令下，

乙：要往南越调，

甲：要搞“特种战争”，

乙：简直瞎胡闹。

甲：自从来南越，

乙：一天也不好，不是被包围，

甲：就是被打掉。

乙：叫声西瓜皮，你們空軍好。你們逃得快，
你們飛的高，不怕受包圍，中彈機會少，
一看有危險，夾着尾巴跑。

甲：叫声電燈泡，還是你們好。你們是步兵，
比我強多了，生有兩條腿，真是無價寶，
能跑你就跑，能逃你就逃，逃跑逃不了，
跪地把槍繳。

乙：西瓜皮你不明了，我們步兵可不妙，南越
人民游擊隊，動作真靈巧，說來他就來，
防也防不了，靠這兩條腿，跑也跑不掉，
子彈飛得快，性命很難保。

甲：no, no, no (no音諾，不或不是的意思)，
電燈泡，你不知道，我們空軍更糟糕，南
越人民游擊隊，射擊本領高，任你飛得
快，難逃槍和炮。飛到北越去，更是跑不
了，飛去多少架，都被打下了，伙伴一個
個，全把性命拋。

乙：叫声西瓜皮，

甲：叫声電燈泡，

合：命運本相同，
誰也別說好。

甲：你是漏網魚，

乙：我是驚弓鳥，

甲：咱倆都一樣，

乙：出路沒法找。

甲：哎哟，哪来一声响？不好了，不好了！哪放的枪？哪放的炮？我缴枪，快把我这狗命饒。

乙：电灯泡，你别急，这是小弟放的屁。

甲：哎呀！西瓜皮，你别胡闹，放屁为什么不先报告！哎呀呀，叫声西瓜皮，

乙：哎哟哟，叫声电灯泡，

甲：咱俩在南越，

乙：早晚得报銷。

甲：这可怎么办？

乙：装发神經病，把服役免掉！

甲：老弟办法妙，老弟計謀高！

合：哎哟哟，約翰遜总统，希特勒等着你去报到！

再見吧，北去的列車〔小詩劇〕

海軍某部演唱組 孫同享 王心田原作

郝廷華 張繼志改編

時：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清晨。

地：湛江火車站。

人：張志強……中尉機械師。（簡稱張）

王小剛……上士機械員。（簡稱王）

大個梁……水兵中士兼報幕員。（簡稱梁）

〔幕前。〕

梁：下一個節目：《再見吧，北去的列車》。

（略停轉入角色）

這是祖國南方的海濱城市——湛江，

四季長青，百花競放。

駐守南海的邊防戰士，

在這裡，

留下了多少雷鋒式的事跡，

到處頌揚。

如今，又有一朵瑰麗的花朵，

在這裡開放，

英雄花開紅似火，

因為它開在戰士赤誠的心上。

這是一個剛發生的事情，

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清晨，
就在秀丽的湛江車站上，
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欲下）

〔张、王同上和梁相遇。

梁：同志！你們要去何方？

张王：組織給了假期，

讓我們探望故乡。

梁：你們是……

张：我的家在鞍鋼附近。

王：出产耒阳梨那儿就是我的故乡。

梁：噢！

张王：同志你……

梁：这趟列車的終点，

张王：衡阳！

梁：对！

王：巧极了！

水兵、

航空兵……

梁：天上……

王：水上……

张：今天同車北上。

認識一下，我叫张志强。

王：我叫王小剛。

梁：我叫……

〔幕後：“大個梁！”〕

梁：我們是老同鄉，四年沒見了，
多巧今天在這兒遇上。

对不起，等會見，

我在七號車廂。（下）

張：就要登上北去的列車，
返回童年生活的地方。

王：喜看家鄉公社的美景，
探望分別日久的爹娘。

張：幾年沒回家了，

爹來信說：

“我小時候，

給地主放牛的那塊老碱塘，

已經蓋起了規模宏大的化工厂。

大片的庄稼都已施上了化肥，

‘東方紅’拖拉機早開進了村莊，

水庫的渠道縱橫交錯，

社員們再也不伸手向天要糧。”

我要對娘說：

“為了人民的幸福，

為了可愛的家鄉，

我要永遠戰鬥在海防綫上。”

哦！（向觀眾介紹王小剛）

他是我們機組的機械員王小剛，

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了，（思郑）
工作干得十分漂亮。

最近他母亲病重，
领导让他回家探望。

王：机械师！

张：小王！

王：我的心为什么不能平静，
就好象层层浪花在心中激荡！
部队工作那么忙，
领导还这样照顾我，
让我回家探望。
我想……

张：我知道你想什么，
咱俩的心情都一样，
只有把它化为无穷的力量，
这才是党对我们的希望。

王：党！（无限深情）

张：你看！

王：那是高大的起重机，
伸出巨大的臂膀。

张：你再看！

王：那是各国的船只，
在港口穿梭来往。

张：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物资，
更多的还是世界人民解放的希望。

王：世界人民解放的希望……

(联想)

就象高大的起重机那样，
永不疲倦，
为世界人民的解放，
贡献我们的力量。

张：对。

你真不愧是一个五好战士，
心胸是多么的宽广。
你看，
那蔚蓝的海面上，
银光闪耀，
碧波荡漾。

王：片片渔帆，乘风破浪，
就象那海燕展翅飞翔。

张：祖国变化多大！三年前，
我路过这个地方，
未曾见到这么多的高楼，
公路也没有如今这么宽广。

王：五年前，我刚刚入伍，
离开故乡来到南海边防，
伴随战鹰五个年头，
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时光。

张：小王，
这几年你进步很快，
多次立功受奖，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的熔炉把你锻炼成钢。

王：这是毛主席亲切的教导，
是首长的教育培养。
可是我还差得很远，
更要加把力量！
机械师，
你老是把别人夸奖，
你说说，

你为啥三次把婚期延长？

张：那是因为工作需要。

王：难道你不为她，
不为生产队长想想？

张：生产队长，
她比我想得更周详。

王：就是她同意了，
又怎样去说服爹娘？

张：小王！
老人家饱经旧社会风霜，

今天，他们知道，

我们应该把精力用在什么地方。

王：大娘真好。

〔幕后广播声：
各位旅客请注意：由本站发出的二五四次

列车就要检票了……

张：小王，
你娘生病在床，

我不能陪你一同前往探望，
回家替我問候大娘。
把你这枚五好証章，
給娘看看，
她老人家一定会精神輕爽，
早日恢复健康！

王：对！（张提包准备上車）
机械师，
怎么沒見大个梁？

张：可能他已經上車，
走，咱們上七号車廂。

〔广播声突起：

各位旅客請注意，現在广播一条重要消息：二月七日，美帝国主义又一次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到了中国的兄弟邻邦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空軍連續轰炸和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平省洞海市和广平省其他地方以及永灵地区的和平城市和村庄。

张：又是美帝国主义！

王：又是一笔血賬！

张：这是吃人的豺狼，
从沒有停止过玩火。

王：在越南南方挨打，
又把战火烧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土地上。

张：不知又有多少工厂被炸毀，

王：不知又有多少儿女失去爹娘。

〔广播声；

……美国这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袭击，
是它继一九六四年八月“北部湾事件”
后，又一次蓄意扩大南越战争的赤裸裸的
战争挑衅行为。

张：垂死的美帝国主义只要还有一口气，
它就要继续横行，
施尽强盗的伎俩。

王：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张王：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必然
下场！

〔广播声；

……中国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字
国。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中国
人民和越南人民是情同手足的兄弟。美帝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侵犯，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不会置之不理……

张：万恶的美国强盗，
想把越南变成第二个朝鲜战场。

王：妄想以越南为跳板，
重新踩在我们头上。
这是华尔街老板的美梦；
这是五角大楼里的罪恶勾当。

张：隔海相望，

硝烟烽火弥漫四方，

那是越南南方。

王：霞光万道，

红旗飘扬，

那是越南民主共和国，

我们唇齿相依的邻邦。

张：小王，

能容美帝在越南逞凶霸道？

能容战火烧到我们身旁？

王：不！

绝不能！

机械师同志，

列车就要开动了，

它要把我们载回故乡。

张：小王，

毛主席教导我们，

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

敌人擦枪我们也擦枪。

我们的刀要磨得更快，

我们的枪要擦得更亮！

王：紧急关头我怎能离开机场，

练兵千日，

功夫要使在刀刃上。

回家事小，

飞机却少不了我们保养。

张：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党和人民把我们培养。

我们不能北上回家，

要重返前方！

王：对！

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的方向，

不是家而是机场！

张：可是小王，你娘病重在床。

王：娘病重，有人民公社照管，

我可以完全把心放。

张：娘盼儿心切。

王：娘盼儿，

儿要把立功的喜报寄给娘。

张：小王！

王：机械师，

那生产队长？

张：放心吧，

我相信，

她现在会和我們一样，

正带着她们民兵连，

在庄前村后操演刀枪！

王：机械师！你已经三次把婚期延长！

张：为了祖国的安宁，

世界人民的解放，

就是再拖也不算长。

王：机械师……